



鬼龍重生

天生鬼眼的茅山传人，借助道家千年不传之秘，捉鬼降妖，屡破奇案，他现在遇到了最大的麻烦——封印在体内的鬼龙正蠢蠢欲动……

丁十七◎著

注册阴阳师

之

鬼都血生

丁十七〇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 山 书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注册阴阳师之鬼龙复生/丁十七著. —合肥:黄山书社, 2009. 9

ISBN 978-7-5461-0777-6

I. 注…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3798 号

注册阴阳师之鬼龙复生

丁十七 著

责任编辑：沈杰 李玲玲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地 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 政 编 码：230071

网 址：www.hsbook.cn

印 刷：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9

字 数：220 千

印 数：00001—10000

版 次：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5461-0777-6

定 价：2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卷 夏婚

第一章 风水杀局	三
第二章 午夜的婚礼	一一
第三章 尸变	一八
第四章 鬼媒人	二七
第五章 惊变	三三
第六章 定星	三七
第七章 痴	四二
第八章 尾声	四八

第二卷 逆天

第一章 江湖秘本	五三
第二章 摆摊	六〇
第三章 江湖切口	六六
第四章 道在屎溺	七〇
第五章 赌局	七七
第六章 高手中的高手	八三
第七章 天命	八七

第三卷 笔仙

第一章 笔仙	九九
--------	----

注册阴阳师之

鬼龍重生



目录

第五卷 超级阴阳师

第一章 喜讯	一八三
第二章 灵管会	一八八
第三章 封印	一九二
第四章 惊变	一九八
第五章 圆寂	二〇三
第六章 超级阴阳师海选	二〇七

第四卷 鬼点睛

第一章 杀戮	一三一
第二章 牢狱之灾	一四〇
第三章 画龙	一四六
第四章 人间炼狱	一五一
第五章 双龙斗	一五六
第六章 点睛	一六四
第七章 炉熄鼎灭	一七〇
第八章 真相大白	一七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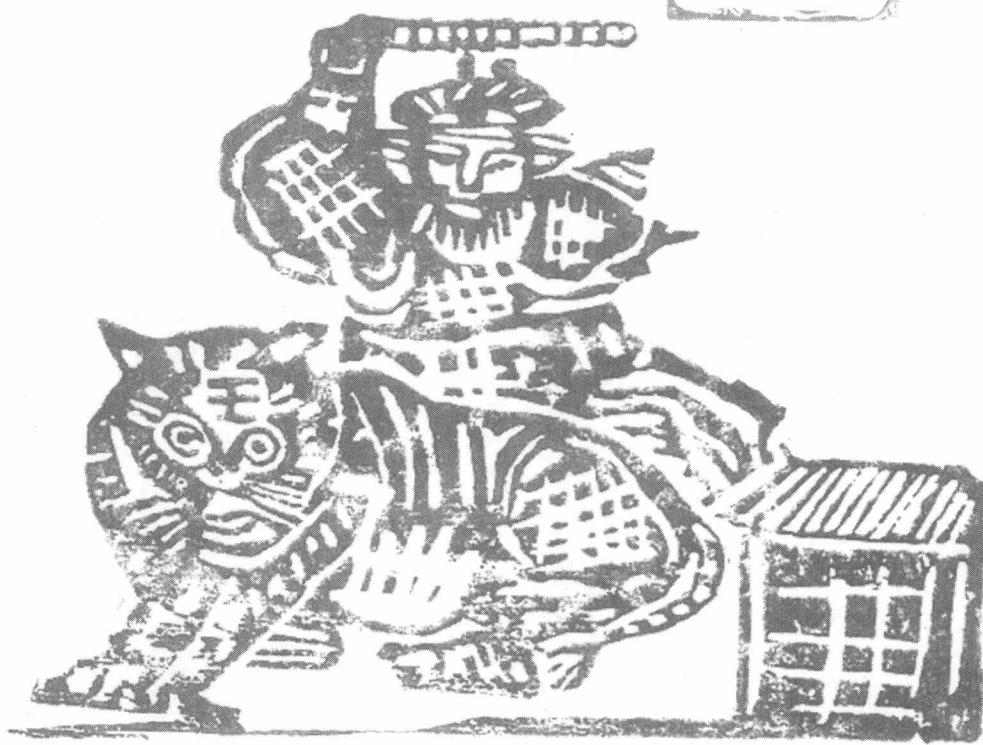
第二章 死亡事件	一〇六
第三章 死因	一一〇
第四章 真的有笔仙	一一七
第五章 意想不到的凶手	一二三



第六卷 斩龙

第七章 海选第一轮	二一二
第八章 死斗	二一七
第九章 千年尸王	二三一
第十章 龙临天下	二三五
第十一章 超级阴阳师	二三〇
第一章 阎君	二三九
第二章 幻兽	二四三
第三章 重瞳	二四七
第四章 死亦为鬼雄	二五一
第五章 赎罪	二五四
第六章 破军七杀	二五九
第七章 大错	二六三
第八章 真相	二六八
第九章 本性暴露	二七三
第十章 抉择	二七八
第十一章 身似琉璃	二八二
第十二章 剑罡	二八六
第十三章 龙战于野	二九〇
第十四章 拘魂	二九五

第一卷 黑暗



第一章 风水杀局

老谢正翘着二郎腿在他的破办公桌后边看报，我怒气冲冲地把一张广告单拍到老谢办公桌上：“主任，你这搞的啥！”

老谢一看，呵呵地笑道：“生意冷清，咱也得打广告不是。”

“打广告你找报纸啊，这算是啥媒体？”这单子印得花花绿绿的，塞到各家各户门缝里，有点像那种保健按摩的小广告，还不如人家那种呢，人家那些好歹还有个名片，上边印个大美人啥的，我们这个可倒好，上边印了个骷髅头，唉。

“报纸怎么可能给咱发这种广告嘛！”老谢居然丝毫没为他的品味低下感到羞愧，甚至拿过广告单声情并茂地大声念起来：“（老谢尖着嗓子模仿女声）怎么办？怎么办？晚上睡不好，白影满屋飘，家里鸡飞狗跳，连班都上不了……

“（恢复男声，大义凛然状）厨房有厉鬼？卧室有女鬼？客厅有吊死鬼？家中有鬼不用愁，茅山灵异事务所为您排难解忧！

“他，以一人之力大破九幽鬼阵。他，一人阻止百鬼夜游。美貌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他就是方仙派 208 代掌门人，谢鼎！”

“他，茅山第 38 代传人。他，阴阳之眼的继承者。任何魑魅魍魎都逃不过他那双饱含深情充满正义的眼睛。他就是上闯天庭，下闹地府的传奇阴阳师，李克！”

“我们——真诚期待您的到来。

“各大知名开光护身宝物均有销售。

“（继续模仿女声）真的吗？那么，怎样才能联系到你们呢？

“（恢复男声，一本正经状）来信来访，请到 H 大东区 3 栋 310 号。邮政编码 518518。神动用户请拨打 80809480980 鬼通用户请拨打 14149414914。持此广告一律享受八折优惠哦。”

我无语了，老谢这搞啥啊？这个老没正经的，他又配音又念广告玩得不亦乐乎，我就差捂着耳朵跳出窗外了，要不是怕他法力高强，真想冲上去劈他两刀。正鸡飞狗跳的当口，电话响了：“老七，我冯四！我要回老家了，你要两瓶醋不？”

自我介绍下，我叫李克，是H大法律系二年级的学生。而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是道家传人，我的职业是阴阳师，注册阴阳师，当然，由于某些原因，我的执照已经被吊销了。我的职业就是替人解决一些灵异事件，在不久之前，我刚刚经历了一系列变故，十分的曲折离奇，我帮马志解决了器官失窃案，期间还认识了司徒雪，为了弄清叶小宁胸前魂锁的来历，我又去西山找到了钟离巽，还有司徒雪的师叔红尘，再然后为了追查几件离奇的死亡案件，我去了冥府，在那里我经历了一场我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爱恋。最后，在江西一处隐秘丛林之中的斩龙台上，我亲爱的老爸老妈联手把噬魂珠封印在我的体内，加上我原本就有的阴阳玉，此刻我的体内，已经有了鬼龙的双眼（详见第一部）。阴阳玉是在我出生时候就封印在右眼当中的，所以我能够看到一些常人甚至寻常阴阳师也看不到的东西，也就是我的鬼眼，现在我又有了另一只眼，唉，鬼才知道会有什么状况发生在我身上。

从江西回来后，我心情很差，其中一小部分是因为我体内封印了鬼龙的双眼，我实在不知道会不会有啥不良反应，而绝大部分的郁闷来自感情方面，是啊，除了爱情，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打击到一个风华正茂玉树临风的少年呢。其实司徒雪说得没错，我自己也搞不清楚，经过这么多事情之后，我到底爱着的是修成八尾的狐狸——碧君，还是转世为人的司徒雪？

现在是暑假，我在办公室猛K了几天传奇之后，觉得要吐了，加上老谢这个无良前辈，居然散发小广告来招揽生意，我实在是要被他折磨死了。幸好这个时候冯四打电话给我，喏，就是现在我对面铺上坐着的那个精瘦的小个子，他叫冯大庆，我叫他冯四，或者叫他四哥，因为他是我们寝室的老四，在寝室里我是老七。这里不得不提到中国大学中源远流长的寝室文化了，不需斩鸡头烧黄纸，也不用磕头跪地，大家报一下生日时辰，排个号，就算结为兄弟了。固然一室之中良莠不齐，但总归有那么几个志趣相投的，如亲兄弟一般相处，四年下来，交情可见一斑。冯四在电话里跟我说他要回山西老家一趟，问要不要给我带两瓶陈醋回来喝。我正在极度郁闷当中，穷极无聊之下，便说想跟他回去玩几天，他一口答应了。于是我们订了两张卧铺。

冯四的老家在山西省隰（音xi，阳平）县，此刻，我正坐在开往隰县的列车上发呆。

我们是昨天晚上8点多上的车，喝了几瓶啤酒后稀里糊涂地睡去，一大早就醒过来了。说实话，如果不是这次坐车来山西，我甚至以为这样老旧的火车已经取消了呢，整晚咣当咣当地响着，车窗要两个人一起向上使劲才能抬起来，想放下倒容易得很，稍微一给劲就下来了，躲得不快就把你手夹上。我一问列车员，到隰县得晚上5点多呢。无聊至极，我把冯四拉起来，翻出扑克，两人打了大半天的钓鱼，这小子打牌技术差，打了几个小时，基本没赢过，搞得我也兴趣索然，索性坐到走道旁的椅子上，呆呆地望着窗外。

一入山西境内，就是一片漫无边际的黄土高原，偶尔路过些窑洞，便会看到老汉捧着个大碗蹲在窑洞口吃饭，有时候也会看到羊群，还有提着鞭子站在黄土坡上的小娃娃，呆呆地望着疾驰而过的火车，窗内窗外如看默片般真实而寂寞，看得人心里生出些荒凉的感觉，想扯着嗓子吼两声才过瘾。

刚有这念头，就听旁边冯四开口唱了起来：“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门口。哥哥你出村口，小妹妹我有句话儿留，走路走那大路口，人马多来解忧愁。紧紧地拉着哥哥的袖，汪汪的泪水肚里流……”

他的声音嘶哑而真挚，我还真是头一次听他唱家乡的歌。回头看，他的眼中隐有泪光闪动。

“我说四哥，你也太投入了吧。”

“你懂啥，我触景生情啊！”他停下来叹了口气，“我两年没回家了。”

“那你也不用唱这小妹妹想哥哥的调儿啊，是不是当年有个小妹妹给你唱过啊？”我逗他说。

他点了点头。

还真让我说着了：“怎么样啊，小妹子现在在哪呢？许了人没？”

冯四摇摇头：“不知道，我们这个村啊，写封信半年能到就不错了，就村支部有个电话，有啥事情都靠大喇叭喊，我这一走两年，也不知道她是个什么样子了。”

“是青梅竹马么，快说说，四嫂长什么样？”

“什么四嫂啊，别瞎闹。”他用手一指，“喏，那就是太行山和吕梁山了，中间那条河就是汾河。”

我顺着他的手指的方向望去，见两座大山，绵延百里不绝，势如矫龙，逶迤南行，中间是一条银带般的长河，不由赞道：“双龙饮水，一龙升天，这吕梁太行真不愧风水宝地之称啊！”

冯四虽然不知道我的阴阳师身份，不过素来知道我喜欢搞这些神神秘秘的东西，闻言问道：“什么叫双龙饮水啊，什么又叫一龙升天？”

风水一道我是外行，不过当初复习阴阳师考试的时候，对于望风闻水这些方面还是下过一点功夫的，反正闲着无事，索性给他好好讲讲，就当自己复习了。我拿起矿泉水来灌了一口，清了清嗓子，指着太行山说道：“提起风水，首先要先了解地理五诀。”

冯四也到我对面坐下，傻乎乎地问：“哪五诀？”

“五诀就是所谓龙、穴、砂、水、向。”

“能不能通俗点啊？”他挠头道。

我一笑，续道：“五诀根据侧重方式不同，又被称为觅龙、察砂、观水、点穴、择向。”

这回他大概明白了：“觅龙是不是电影里演的找龙脉之类的？找到龙脉埋了人后代就能当皇帝？”

我笑道：“哪有那么容易当皇帝的，要结合天时地利才行，都是千百年难遇的格局。道家看风水，有悬空造化的概念，将山、水、光、气、方位、气流等众多因素融为一体，其中尤以气为重。”

“什么是气啊？”

“这话问到点子上了，”我道，“道家看风水，最主要的是望气。所谓山抱水则有气，气遇风则散，风为送气之媒，水为界气之止。”说实话，风水上我是基本没什么实战经验的，只能拿几句口诀搪塞他了。

趁他听得云里雾里的，我连忙继续道：“所谓风水佳地，就是风蕴气足的山环水抱之地。你看这太行吕梁二山，山环水抱，是蓄水拢气的佳地，自然人杰地灵啦。”

我在这边侃侃而谈，除了冯四之外，把临铺的两位也吸引来了，一个矮胖中年男子，看起来像是做生意的；另一位是个上了些年纪的老者，须发皆白，面容清癯，眉间有一颗痣，穿着件黄土布褂子，打扮像是个十分普通的庄稼汉，也走到旁边听着。

山西三宝，汾酒、陈醋和晋商，那个胖子一望便知是天下闻名的晋商了，而老者形容不俗，我可要分外当心才是，别在高人面前露了怯，折了我茅山的名头。

冯四真是个打破砂锅的脾气，又开口问道：“你刚才说这里二龙饮水，一龙升天，是说咱这太行山和吕梁山都是龙脉么？你倒是给我说说那龙脉到底咋

回事啊？”

“要说勘测龙脉，就不得不说说中国的三大干龙。”

这倒不是我胡说，道家以中国的二条大河来划分龙脉，称为三大干龙：长江以南为南龙，长江、黄河之间为中龙，黄河以北为北龙。

三龙的祖脉是西域边陲的昆仑山，昆仑山绵延向西，分成三支：第一支，起自昆仑山，从阴山、贺兰山到秦岭，进而并州到太行山、燕山，东至大海，称为北龙；第二支从昆仑山到岷山，循岷江左右，出左江到关中，直至武陵山，东至淮水直抵大海，称为中龙；第三支自昆仑山出吐蕃沿丽江而下，趋云贵到横断山，往东由武关到湘江，东经黄山、天目山到苍括山，称为南龙。

其中北龙山势巍峨雄壮，其核心之地就是太行吕梁二山，二山抱汾河，在三大干龙的局势下，又形成了自己的三龙之气。

我滔滔不绝把这些书上的东西一股脑儿背出来，已经是到了我的极限，再没什么可讲的了，怕冯四这小子还要继续问，忙道：“风水之术，夺天地之功，非常人所能掌控，你知道这么多也就够了，再知道多了，有伤天和，于你有害无利。”

冯四似懂非懂，一脸茫然，倒是那老者不住点头，面露微笑。

“这位先生，您可真是高人啊。”冯四没开口，倒是边上那个胖子凑过来了。

“岂敢岂敢，我只知道些皮毛而已。”我连忙谦虚，其实倒不是谦虚，这也是实话，风水一道我并没有深入学习。

“看您对风水这么了解，我有件事想请教请教您。”胖子说。

靠，怕什么来什么，不过我牛已经吹出去了，当着冯四也不好露怯，只得硬着头皮道：“愿闻其详。”看他如此虔诚，我说话不免也文绉绉起来，得衬着咱这范儿不是。

他凑过来，神神秘秘地低声道：“我最近很邪。”

他嘴里一股恶臭，把我熏得一阵反胃，侧开了身子，这才认真打量了这个胖子。

这认真一看不打紧，我不由得皱起眉头，此人生得一双三角眼，扁塌的鼻子，准头无肉，山根歪斜，一望便知是天性凉薄的势利之辈。

虽然我的相术比风水还外行，不过这种一看就让人讨厌的面相，我还是分辨得出的。尤其是眉宇间凝结着一股郁结不散的黑气，如果不是我的鬼眼明鉴三界，只怕以为眼前这位是个死人呢，难道他是在火葬场工作么。

他好像没有察觉出我的不适，自顾说道：“先生，我最近很邪门，简直是邪门到家了。”

“哦？怎么个邪门法？”人家一口一个先生地叫着，我也不好回绝。

“唉，邪门到家了，我生意亏本，刚查出有心脏病，老婆跟人跑了，孩子又给车撞了。”

冯四在一旁咋舌道：“真够惨的。”

我不由得皱了皱眉，这人把生意和自己放在前头说，老婆孩子倒放在最后，其心可见一斑，更令人对他平添几分厌恶。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本来我一向顺风顺水，自从今年年初盖了新房搬进去之后就这样了。”

我看看此人一脸晦气，果真是倒霉到家的格局，问道：“你是怀疑新家有问题？”

他忙不迭地点头：“是啊，自从搬家之后就倒霉不断。”

“新家是什么格局呢？你大致形容一下。”

“房子是正南北的格局。大门对着楼梯，左右分开，一条走廊直穿进来，厕所在左，厨房在右，然后是客厅，穿过客厅，我的卧室在最里边。”

我打断他道：“门口是不是还有颗大树？”

“是啊，有棵大柳树。”

“走廊上边还有个南北向的横梁吧？”

“没错，您真神了。”

我叹了口气：“房后东南还有一个池塘吧？找了风水先生看过的？”

“是，有个池塘，当时找了风水先生的，他说这是镇房梁安宅水，可保家宅平安的。”

我看了看这人，真是越看越讨厌，心中暗想，也不知道他得罪了什么人，居然设下这样的杀局害他，害他也就罢了，居然全家都不得安宁。

他看我不做声，急道：“是不是这房子有问题？”

“问题太大了。”我沉吟了半晌，道：“如此算来，你是庚戌年丙戌月的生人吧？”

“那是啥意思？”

“唉，就是说你是1970年10月生人吧？”

“没错没错！”他激动得不行，就差给我跪下了。

说实话，我本来是不想搭理他的，不过看着冯四期待的眼神，不好意思在

他面前跌倒。我整理了一下思路，道：“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人，才给人如此陷害的？这房子是个局，一剑穿心局。”

他吓得一哆嗦，坐在地上，捧着胸口，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这房屋格局门对大树，泄你的阳气，一条走廊分开屋子，断你的气脉，头上有横梁，压你的运气。不折不扣的败家之局。”

“那屋后的池塘呢？”他哆嗦着问

“最要命的就是这个池塘，如果只是前面那些，最多只是败家而已，可是你本来命中冲水，此刻在你命星东南方位又有青龙相克，加上前边的穿心之剑，构成了要命的杀局。”

他呆在当场，半晌没吭气，忽然咬牙切齿地骂道：“该死的孙瞎子，我杀了你全家！”

我沉声道：“遇事先当自省，就是说你先扪心自问一下，是不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人的事，人家才设局害你呢？”

他马上换了一副嘴脸，毕恭毕敬道：“大师，我可是正经生意人啊，从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勾当。”

我冷笑道：“你自己做的什么生意自己心里清楚。”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不过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做正经生意的人，姑且诈他一诈，显然他是造孽不浅、得罪人不轻，否则谁会下这么大力气害他。

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忽然扑通一声跪下，声泪俱下：“大师，您救救我！”

这下真搞得我不知所措，车厢里其他人都看向这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你先起来再说。”

“你不答应救我，我就不起来。”他抱住我的腿，哭得跟泪人似的。

“你起来，我怎么救你，快起来，成什么样子。”

他这才起身，擦干了眼泪，眼巴巴地看着我。

我略一思索，开口道：“我看你不像什么好人，本不该救你。”

“啊！”他眼泪又要掉下来了，又要接着跪，我连忙说道：“别跪了，起来起来，我救你。”

他这才站直身子。

我接道：“不过我救你不是因为可怜你，只不过多行不义自有天谴，而风水之术不该用在私仇上。”

他一声不吭地听着。

“想破这个局其实也简单。”

“怎么破？”他眼睛瞪得跟铃铛似的。

“搬家。”

“啊？”他哭丧着脸，“就这么个办法啊。”

“当然不止如此，”我笑道，“你还要从此洗心革面，多行善事，自然戾气尽消，否则即使你搬到六阳之局，也难保你阴气缠身，一命归阴。”其实破这个局的办法应该是有的，不过我所知的风水之术唬人还行，根本没什么实际用处，自然也不知道该怎么破这个一剑穿心的格局了。

他还想说些什么，我一瞪眼：“我言尽于此，今后路怎么走，看你自己了。”

他点点头，转身想回到自己铺位，走了几步忽然转头道：“大师，我听说风水有什么反噬的说法，您能不能帮我想法报复一下害我的人？我给您钱！”说完伸手到怀里去掏钱包。

我怒不可遏，吼道：“你这种心肠，不用等风水局了，老天早晚打雷劈了你！”

他脸上一阵变色，终于没有说话，低头回自己铺位了。

我余怒未消，跟冯四说：“这都什么人啊！”

冯四也恨恨地道：“就是，什么玩意啊！”

“话说回来，”他接着又转向我，“老七你还真厉害，不过你明知道这是烂人一个，你还帮他干啥呢？”看着冯四崇拜的眼神，我心中十分受用。

我洒脱地一笑道：“一方面啊，我们这样修道之人，最讲求的就是正心，人家真心求教自然要有啥说啥了。”

“还有一点更为重要，”我正色道，“此人固然不是啥好东西，难道那个设局害他的就比他高尚多少么？唉，此等天地造化之术，不该用于私仇相报，因私而枉天，非正道也！”这番话说得大义凛然掷地有声，连我自己都有点佩服自己了。

没等冯四说话，只听一个声音叹道：“常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人心险恶，所以世路邪佞横生啊。”不知道是在感叹这胖子呢，还是在感叹那设局之人。

第二章 午夜的婚礼

我一扭头，正是那个庄稼汉打扮的清癯老者，他从方才就一直听我高谈阔论，此刻终于开口。也不知道是在感叹这胖子呢，还是在感叹那设局之人。他此刻目中精光隐现，分明是修道高士。听他言语中大有感慨，我连忙微笑点头示意，却也不知道说点啥好。

他微微一笑，接道：“风水是死的，人心是活的，双龙饮水一龙升天又如何？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又如何？人心不古，终不免惹来天灾人祸，无数浩劫。”

我闻言也不免心中暗叹，山西本是好地方，可是90年代以来连发洪灾、水土流失、霜冻冰雹，更有煤窑塌陷这些惨事屡见不鲜，难道真是人心所误么。

只听老者接道：“所以观风水，不如观人心。”

我连忙起身施礼：“小子无状，前辈见笑了。”心想这老者不知道是哪一派的前辈高人啊。

他也还礼，笑道：“后生可畏啊，不知道是哪一派的高足？”

“家父是茅山李继，我叫李克。”

他上下打量我一番，说道：“原来是茅山派的高足，难怪如此不凡。”

说得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敢问老人家是哪一派的前辈？”

“呵呵，山野村夫，没什么名号的。”他一笑，继续道：“方才听你论及风水，颇有些根基。”

我连忙谦虚：“哪有什么根基，都是书本上的东西。”其实也不是谦虚了，我这点知识都是以前准备考试时候背来的。

“书是死的，人是活的。风水是死的，人心是活的。”他饶有深意地说。

我点点头：“所以方才您说观风水不如观人心啊。”

“不错，”他沉吟半晌，忽然转身回自己的铺位上拿下一个包来，接着从包